

八二高齡老人， 以顫抖的手為歷史作見證！

- 獄中手稿被沒收，出獄後根據記憶重寫。
- 在台無法出版，被迫海外面世。
- 全書四百餘頁，附錄圖片及手稿影印。



● 雷案主角手稿，海外首次刊行

H.K. \$2.00

天地

書摘文摘

COSMOS SELECTIONS

叢刊

3

圖書消息...文化動向...

COSMOS BOOKS LTD CDS

LTD Q17 S



一期刊完小說

濃霧裏的卡里亞

COSMOS BOOKS LTD COSMOS BOOKS

三陽開泰
萬象維新

春節買書

選擇書種最多的書店

港九最大的中英文書店

春節大減價十天

(二月二日至十一日止)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COSMOS BOOKS LTD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

Tel: 5-283605

- 4 矛盾研究雜誌 (湛美)
- 10 葉嘉瑩古典詩歌論著述評 (璧華)
- 15 十期四易主編的
「仙人掌雜誌」 (盧深)
- 20 怎樣讀通一本書 (出版家)
- 25 濃霧裏的卡里亞 (五木寬之)
- 57 讀「雷震回憶錄」 (夏望)
- 59 付版權費對出版社有利 (沙明)
- 61 書摘：角福戰爭 (戶川豬佐武)
- 91 日本的兩部「中國文學史」 (徐公持)
- 112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出版、總經銷書目 (本刊)
- 121 「天地圖書」經銷
中文書目選編 (本刊)
- 128 「天地圖書」經銷
英文書目選編 (本刊)

第三期 •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

天地叢刊 • COSMOS SELECTIONS

出版兼發行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30 Johnston Road
Basement, HONG KONG
TEL: 5-283671

承印：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

九龍炮仗街75號

植字：建成植字排版公司

英皇道 387 號 4 樓 A 座

定價港幣二元

茅盾研究雜談

湛美

(一) 前言

作爲一位作家和文學評論者，茅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不容忽視的。

茅盾小說的處女作「蝕」三部曲發表於一九二七—二八年，當時受到了廣泛的注意；一九三一年，代表作「子夜」出版，更爲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奠定了不可動搖的地位。小說以外，茅盾在評論上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早在創作「蝕」的十年以前，當他還是剛出校門的青年時，他已經在「學生雜誌」上發表了第一篇的譯文「三百年後孵化之卵」。進入二十年代，茅盾的精力，差不多完全用在文學的評論與及西方文學的評價

上。其後，他在創作小說、散文的同時，還不斷在雜誌和其他刊物上，發表各種關於社會、文學的批評，四九年以後，始純以一文學評論家的姿態出現。茅盾六十年來在中國現代文學上所留下來的足跡，是非常值得我們珍視和加以研究的。

(二) 兩部不同的茅盾著作集

茅盾的小說，大都有單行本出版，在雜誌上發表的評論和隨筆，部分也輯成專集如「近代文學面面觀」、「話匣子」、「桃園」等出版。不過，沒有收輯起來的茅盾的文章，遠比輯錄起來

的爲多，稱得上完善的全集本，即使解放以後，仍未見有出版。在這種情形下，搜羅與及發掘未經整理的原始資料，對茅盾研究者而言，便成了一道主要的課題和難題了。

到目前爲止，經過整理而比較有規模地出版的茅盾作品集只有兩套，現將它們分別介紹如下：

(1)「茅盾文集」(以下簡稱「文集」)(註1)共十卷。它的特色，「出版說明」裏說得很清楚：「這個文集收輯了作者三十多年以來創作生活中的大部分著述，按照小說、戲劇、散文、文學論文等體裁的著作年代編次。作者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以及多年在從事雜誌的編輯工作中所寫的部分帶有時間性的文章，都不收入在內。」

「文集」的一至六卷收錄長篇小說，第七、八卷選輯了短篇小說，第九、十卷輯錄散文、評論和雜誌等。每卷卷首有「說明」，卷後有茅盾撰的「後記」，所有的作品都經過茅盾的校閱：

「字句上或多或少或少的修改，而對於作品的思想內容，根本不動。」就是說，所收入的作品基本上保持了原來的面貌。

(2)稍先於「文集」，日本方面另外出版了由松井博光等主編的「茅盾評論集」，(以下簡稱「評論集」)(註2)該集以匯輯茅盾四九年以前發表的論文爲主。由於它是非賣品，除圖書館以外，在市面上沒有流通，故較少爲人所留意，筆者現不避煩瑣，將其主要內容列出：

第一集 一般評論(一九二〇—三七年)

魯迅論 自傳、回想

第二集 一般評論(續)(一九三八—四九年)

年)

作家論 自傳、回想(續)

第三集 創作論 文壇評

第四集 時評(一九二〇—三七年)

第五集 時評(續)(一九三八—四九年)

在各集之後，分別還附有略年譜、筆名一覽、茅盾著作翻譯目錄、茅盾著譯書目錄、茅盾

評論目錄等參考資料，在此均予略去。

(三) 對兩部茅盾著作集的研究

捷克學者高利克 (Marian Galik) 曾就這兩個本子寫過一篇題為「A Comment On Two Collections of Mao Tun's Works」的論文，(註3) 詳細介紹了它們的內容，並按年次分期，分別指出各各疏漏之處，現略述其批評之要點如下：

首先，是關於「文集」方面的。高利克對某些作品寫作的正確日期，根據報章，期刊之類的資料，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來。例如：「第一階段的故事」應是寫於一九三八年而非「文集」所署一九三九年；同時，他又指出了部分文章的分期有錯誤，比如說：收錄在第七卷前部屬於一九二八—三〇年的短篇小說羣中，却出現了一篇寫於一九三三的「神的滅亡」等。

就高利克對「文集」的全面評價言，他認為「文集」在小說方面的輯錄相當齊備，茅盾十二

個長篇只缺收了兩篇。透過「文集」，對於茅盾的小說創作，讀者是可以得出一個比較清晰之印象的。然而，「文集」對評論、隨筆方面的選擇，顯然令人感到不滿足，特別是在下面幾段重要的期間裏：(一) 茅盾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寫成的作品，竟一篇也沒有收錄在內。二十年代茅盾正以一文學評論者的身份，活躍在文壇上，這一時期的文章，「文集」付諸闕如，實在無法使人理解茅盾在當日文壇上所起的作用。(二) 一九三二—三七年期間，只收錄了一些有關社會性論題的文章，而捨棄掉茅盾當時參與大眾文學、國防文學等重要文學爭論之際，在雜誌上所發表的論文。(三) 一九四一年，茅盾來到出版比內地為自由的香港，得以較為暢意地寫作，可是那時他發表在「華商報」、「大眾生活」和「筆談」上的隨筆、雜記，除了「見聞雜記」(見「文集」第九卷)之外，其餘絕不見錄。

儘管「文集」在編輯和資料方面存在了上述的弱點，高利克仍以爲這是一套頗爲出色的茅盾

著作集。

其次，關於「評論集」方面，他認為一九二一—二二年間的文章，收輯得比較完備，不過，仍未算得上充分，因當時「文學旬刊」上還刊載有茅盾的廿多篇文章，而「評論集」只收錄了其中的一篇，這大概由於日本方面欠缺了「文學旬刊」吧！此外，他稱讚「評論集」在搜羅茅盾三十年代的文章時，能將範圍擴展，因此，內容要比「文集」豐富得多。其中較為遜色的是一九二二—二六年間，因此際茅盾的文章有很多發表在「小說月報」以外的雜誌上，「評論集」的編者只能掌握到「小說月報」，對於其他的資料，難免就有所遺漏了。整體而言，高利克認為在研究茅盾的文學思想上，「評論集」是一套海外傑出的、不可缺少的本子。

從高利克的論述中，可知「茅盾文集」及「茅盾評論集」雖是目下兩部較有系統地彙集茅盾著作的出版物，然而，二者均未臻於完備。「茅盾評論集」主編者之一的松井博光氏在最近

所編的一個「茅盾創作、評論、散文目錄」中（譯後），提及他有計劃重新整理出一套較「評論集」更為完善的茅盾評論集。比起外國對茅盾的熱心研究和搜集來，不論在資料、人材方面都要來得優勝的國內，有關的研究者是否更應為這位在中國現代文學上作出過重大貢獻的作家、評論家，出版一套內容比「茅盾文集」要遠來得豐富，令人滿意的本子來呢！

（四）茅盾筆名的研究

「茅盾評論集」之所以不能一下子便整理出完善的本子來，除了跟海外研究機構收藏之三、四十年代雜誌等不夠齊備之外，茅盾用大量筆名去發表文章，也是重要的關鍵；因此，釐定筆名與茅盾之間的關係，便成為編纂茅盾作品集的先決條件。關於茅盾筆名的研究，目下比較詳盡的要數高利克「The Names And Pseudonyms

Used By Mao Tun」譯篇論文了。（註4）

高利克把茅盾使用的筆名分列成三類：

(一) 現時已確知的。(共二十九個)

(二) 有確實證據證明茅盾是用該筆名發表文章的。(共三十個)

(三) 看來似乎是茅盾曾經使用的。(共十八個)

其中以(一)、(三)部分的筆名比較重要，因為高利克提到，用這些筆名在一九二〇—四一年間發表於雜誌的文章、譯文等共達一七〇篇之多，而這些作品大部分是未為茅盾的讀者、研究者所知的。對研究茅盾的早期作品和文學道路的工作者來說，高利克所發掘出來的資料，確有相當寶貴的參考價值。

高利克在論文裏，除了將筆名列舉之外，還加以論證，對茅盾使用該筆名的因由，筆名可尋的源頭等，都一一作出說明。以筆名東方未明為例，他的解釋如下：東方未明在那時是屢見的一種流行說法，有幾分似是當日的口號，它表現出自由的太陽還未照耀東方，包括中國在內的思想。該筆名先出現於「文學」，一九三四年一卷四號上的「一張不正確的照片」，同年出版的

「話匣子」中輯有該文，遂知東方未明為茅盾所用之筆名。

這篇研究最可貴的地方，是它的初稿曾經茅盾翻閱，並且為第三部分裏他表示同意的筆名，加上了註釋。這一來，文中提供的筆名，可信的程度就變得相當高了。

這篇論文發表以後，在原始資料的搜羅，與及進一步探討茅盾的文學思想等各方面，都為茅盾研究的工作者，帶來了很大的方便和參考價值。

(五) 新編的茅盾著譯目錄

在研究的資料日趨整備的情形下，松井博光等於一九七三年新編了一份茅盾的作品目錄，它分成下面兩部：

(一) 有關海外文學、思想的介紹和翻譯目錄(一九一七—一九六五年)(註5)

(二) 創作、評論、散文目錄(一八九六—一九三五年)

目錄的編者除了列出作品的題目，寫作年月之外，還對每篇作品的內容，作簡略的介紹，對於未能目睹的作品，則在備註一欄內，標示出資料的來源。內中有不少茅盾的作品，是他們從雜誌（如「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的廣告中發掘來的，他們搜羅資料時的審密態度，可見一斑。

（六）結語

海外對於茅盾的研究，當然不止上述提到的幾篇文章，對茅盾的單篇小說或某一段時期的文學思潮作探討的，不論用英文、日文寫成的論文，爲數都不少，當中且不乏具有參考價值者。至於國內方面，文革以前，茅盾研究本已有相當的成績，其中如葉子銘氏的著書「論茅盾四十年文學道路」及邵伯周氏的「茅盾的文學道路」，均頗有份量，他們在書中所提供的資料或論點，都常爲一般研究者所引用，據最近書刊消息報導，葉子銘氏的著作將會重版，這意味着茅盾的研

究，將會重新受到重視，我們盼望它在最近的將來，能夠獲取更大的成果。

註釋：

註（1）「茅盾文集」十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六一年出版。

註（2）「茅盾評論集」，五集（手抄影印本），日本東京都立大學人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出版，一九五七—六六年發行。

註（3）原刊於「Archiv Orientáln」33,1965;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Praha.

註（4）原刊於「Archiv Orientáln」31, 1963;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Praha.

註（5）有關海外文學、思想的介紹和翻譯目錄「東京都立大學中文研究室、茅盾研究室主編；載「龍溪」七一號，一九七三年九月至一九七四年四月。

葉嘉瑩古典詩歌論著述評

璧華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有着浩瀚如海的詩歌遺產，因此對這些遺產作深入細緻的探索，發掘其中所賴以映現的民族生活與抒發民族情思的藝術技巧，作為後人創作時的借鑑，是古典文學研究者的責任。在海內外芸芸的這類研究者中，葉嘉瑩女士是其中比較有實績的一個。顏元叔在

「現代主義與歷史主義」一文中說：「葉女士是一位著名的中國古典詩教授，她的見解自必受到廣泛的注意，影響的深遠，自不待言。」可以想見其論著的分量。最近重讀她的三部主要是論述唐、五代、宋詩人詞人作品的書：「迦陵談詞」（台灣「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以下簡稱「談詞」）、「迦陵談詩」（台灣「三民

書局有限公司」）出版，以下簡稱「談詩」）、「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出版，以下簡稱「評論集」）發現作者的評論態度、評論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等方面都有值得稱道之處，於是把它寫在下面。

一、論述公正客觀

一個評論家，最重要的是態度客觀公正，反對主觀偏執。古典文藝評論家，面對的是一顆顆美的心靈培育出來的晶瑩的珍珠，他們必須對各種文藝流派、文藝風格有兼蓄並容的寬廣襟懷，這樣發表出來的意見才有說服力。可惜的是有些人就做不到這點，例如有一個喜愛用隱晦的手表表

現幽祕的意境的作品的評論家，是這樣評論用純樸自然的手法傳達明朗的意境的李白的「靜夜思」的：「李白的確寫多第一流的詩，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恐怕是他詩中最整脚的一首，如果把這首詩去掉韻，譯成白話，豈不成了只是表現一點淺薄情感的散文？」凡是喜歡這首詩的人一定不會同意這種論點，因為事實上，這首詩情景交融地傳達了世世代代遠離家鄉的遊子的思鄉情緒，在一仰（舉頭）一俯（低頭）之間有多少甜蜜的往事映現眼簾，有千言萬語等待着向親人傾訴，詩中每一句都像含着豐富複雜的意蘊，怎可以「情感淺薄」名之？

在葉女士的論著裏就不存在這種現象，例如在「大晏詞的欣賞」（見「談詞」）中，她對詞人晏殊推崇備至，認為他的詞「易引起讀者一些有關人生的哲思」、「其所以易於使讀者生此種聯想的原故，便正因為大晏的詞有一種『情中有思』的特色。」過去不少人把大晏和小晏相比，

抑前者而揚後者，認為大晏詞是「富貴得意之餘」的「無病呻吟」，「沒有什麼真實的思想內容。」，而對小晏（晏幾道，晏殊之子。）則認為其詩「工於言情」，抒發了自己生活上真正的哀愁，有一種不能自己的「真實情感」，因此造詣在晏殊之上。葉女士反對這種論點，但她並沒有像有些人那樣走向另一個極端——貶小晏而揚大晏，而是公正地說出如下的論點：

她在舉了晏殊的名句：「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春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浣溪沙」）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蝶戀花」）後說大晏詞有着「情中有思」的特色，而這種特色使他的詩的意境更加深遠而廣闊，接着她舉出了小晏的名句：「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臨江仙」）和「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今宵賸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鷓鴣天」）加以比較，指出他們長短處，以及其藝術特徵；她認為「就情感而言，小晏自較大晏為穩摯，然而如就思致

言，則小晏實不及大晏之深廣，而此種差別也正是理性的詩人與純情的詩人的主要區別之所在。」這種評價是比較符合事實的。葉女士自己說，她的審美趣味是，不喜華麗雕飾的作品，所以在詩這方面，陶（淵明）謝（靈運）相比，她偏愛陶淵明的自然；李白和杜甫相比，她偏愛杜甫的樸獨；在詞一方面，她寧取韋莊的潔簡勁直，而不喜歡溫夜筠的華美穠麗，可是在評論時，她都能給謝、李、溫以客觀的估價，還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對謝的評價見「評論集」，對李的評價見「談詩」，對溫的評價見「談詞」）。

二、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方法

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工作，如果不擺脫傳統研究方法的束縛，是不可能有所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的，在這方面，葉女士的表現是令人注目的。

我們都知道，傳統的研究方法中最突出的一點是「文以載道」，將文藝緊緊地綁在道德的車輪之上，而完全忽略了文藝本身固有的價值，那

些游離於道德價值之外的作品，即使藝術價值再高亦被認為是毫無意義，甚至是有毒的。葉女士在其論著中指出，這是一種偏見，她根據康德的學說，認為有一種所謂純粹的美，這種美「但表現於顏色、線形、聲音、諸原素之和諧的組合之中，而不牽涉任何意義者也」（「談詞」三五頁），她舉了西洋後期印象派及主體派畫家的作品為例，說它們「或則利用濃淡之色彩，明暗的陰影，或則利用錯綜的線條，方圓之圖案，而將畫面堆砌成某一種之形象，使人一望但覺其美，而不必深究其所表現的意義。」（同上三五—三六頁）拿溫庭筠詞中的「鳳凰相對盤金縷，牡丹一夜經微雨」，「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的句子來說，我們讀後，眼前呈現的是一幅濃艷得化不開的畫面；要說意義，可以說少到沒有，而這正是溫詞的特色。照她看來，像這類詩作，其佳處，可以用感覺去體味和感受，而不必以理智去分析解說。

其次，在傳統的文學論中，特別注重作者生

平和作品的關係，於是研究者們花了許多時間對作者年譜的編訂和作品年事的考證，他們要尋找出作品中的字字句句和作者經歷的微妙關係，這和現代西方學者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他們只注意作品本身的價值，例如美國文學理論家倫威里克說：「文學作品並不是作者生平之證明文件」，「作者生平之研究雖然對文學史方面有某些價值，可是我們仍不能說它對文學批評有什麼真正的重要性。」而斯賓岡更直接地提出作家的爲人與作品毫不相干的論點，他說：「我們讀一個作家的作品，猶如吃一個廚師做的菜，我們只問菜是否可口，絕不問那廚師的人品如何，性格如何，是否偷過女人，等等。」這兩種主張都各走極端，因而都是片面的。我認爲如果將他們結合起來，就一定能有更有效的發揮文藝批評的功能，葉女士在她的論著中正是如此做了。

葉女士引用了孟子說的「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之後認爲：如陶淵明、杜甫、李義山等作品和作者緊密相連的詩

人，讀他們的詩不談到他們的人是不可能的。因此她在論述中雖然採用比較現代的觀點——談「意象」和「章法句構」，可是在論及他們的「詩作」時，仍不免用傳統的舊觀點，論及他們的人。

這裏以她在「拆碎七寶樓台」（見「談詞」中論述南宋末年詞人吳文英（夢窗）爲例：在文章裏，她一方面不諱言夢窗性格中的軟弱的瑕疵，說他從當時誤國的奸相賈似道的投獻之詞是爲求生和不甘寂寞所致，這和那些以詞干祿希寵的無耻文人有本質差別，同時指出他在一些詞中對國土破碎的傷痛，如「金縷曲」中有「後不如今非昔（國勢一天不如一天），雨無言相對滄浪水，懷此恨，寄殘醉」之句，又另詞中有「應記千秋化鶴，舊華表認得，山川猶是」這是論及人的一方面。

她同時還指出，夢窗詞所使用的創作方法是現代主義的，誇獎他本有超越時代的深思好悟的創作精神，這表現在詞中的「意象」完全是感性

的，需要用感情去體驗，她揭示了夢窗傳達「意象」的方法是：一、在章法結構上完全擺脫傳統的有始有終，脈絡分明的敘事方法；將時間與空間、現實與幻想錯綜雜揉起來，給人以迷離恍惚之感。例如「齊天樂」（「與馮深居登禹陵」）：忽而寫登上禹陵所見所感，忽而寫與故人面窗剪燈晤談；忽而寫禹廟的斷壁殘碑，忽而寫黑夜，忽而寫白晝，忽而人事的離合，忽而又歷史的古今，詩人不作清楚的劃分，是由於在他感覺中，時空的隔離是已經消溶為一體了。二、語言運用方面：葉氏認為他也是背棄傳統，而純以感性來修辭，如「飛紅若到西湖底，攬翠瀾總是愁魚」中的「愁魚」，把「魚」寫得有感覺，這和夢窗在杭州有不少悼念亡妻之作，「魚」字可能有悼亡的「鰥魚」之含意，這裏既結合了身世，又點出其語言運用上的特色。

我認為葉女士的論述確實掃清了以往學者蒙在這位十三世紀傑出詩人的誤解的雲霧，使後人能看到在那些作品中固有的婀娜多姿的風韻。

三、結束語

葉女士這三部論著還有許多值得稱道之處，例如有幾篇在論述作家之後，又列出幾首作品作詳細的註解和說明，這就給讀者對被論述作家有具體而深刻的認識。從這些註解中和說明中可以看出作者治學的嚴謹鎮密，也充分顯示了她功力的深厚。我讀了之後，有很大的啓發。不過為讀者着想，作者是不是在那些長篇的註解說明之後，再簡略地作一個有系統的歸納，並附有語譯，這樣讀起來就更容易理解了。但，這是不是已勇於不情之請了呢？



十期四易主編的

「仙人掌雜誌」

(一)

盧深

如果我們留意每天都抽吸的香煙，也許我們也會得到一些靈感。「仙人掌雜誌」就是一個好例子。

當你每月收到仙人掌雜誌的時候，一定被它的包裝所吸引——以透明的玻璃紙包好，而且還和香煙包一樣附有一條開口用的帶子。一本光鮮的雜誌落在手中，慢慢開封後，翻開了是精美的印刷及良好的紙張。這是這一本雜誌所以成功的線索。即使讀者並不重視這外在的裝璜，但也會感受到出版者的細心「照顧」。

「仙人掌雜誌」的發行人林秉欽大概從吸煙得出不少道理。一份雜誌要有銷路必然要有它的風格。包裝，是該雜誌的風格之一；而文集式的雜誌是其風格之二。

過去也曾有過一些文集式的雜誌及雜誌式的文集，如「自由人文集」等，但始終未曾成功過。一方面由於它們的作者羣狹小，另一方面內容未免偏狹，缺乏時空感，而且沒有創新的觀念。「仙人掌雜誌」，可說是完全創新的：首先，它是時代的產物——當一個社會經過長期的沉默與

思考後，會醞釀出一種觀念，這種觀念的發揮通常見諸文章報刊，「仙人掌雜誌」發掘了這一點，成爲它的稿源。

其次，久藏在大學象牙塔內的教授學者，和初生之犢的年輕知識份子，經一段時日後都想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大學裏的教授、學生，既沒有其他可供發揮的園地，不少人就成爲「仙人掌雜誌」的作者及讀者。這又是另一最大的稿源。

其三，主編該刊的青年，也經過長期的思索，對一般大衆觸目的問題，找到了頭緒，發掘出問題的重點，使「仙人掌雜誌」每期都有它的主題。針對問題來約稿，是「仙人掌雜誌」之所以有份量和有特色的重要原因。

這些創新的特點，及青年編者的幹勁，是成功所不可缺的因素。

當然，有了一切條件，還需要有玉成其事的人。據說林秉欽先生乃充滿幹勁的印尼華僑，曾經與李敖主編一些叢書，收集名家文章編輯成

集，還因著作權問題惹上了官司。而混跡於出版界多年後，終於以其摸索出的經驗，奠定了「仙人掌雜誌」的成功。如果說，這樣的發行人還有什麼不足的話，就是他根本沒有足夠的辦雜誌的錢，故經費尚須由合夥人分擔。出錢的人多了，就不免有財政上以至筆政上的紛擾，這可能成爲「仙人掌雜誌」不見再出版的原因之一。

(二)

有了好的條件，還要有適當的人事。「仙人掌雜誌」既有了知識份子的社會背景，還有一批熱誠而有見地的年輕人。

「仙人掌雜誌」辦了十期，却一共換了四次總編輯。第一期總編王健壯，是奠定雜誌根基的人，內容也比較踏實，刊登了很多清新而有力的文章。這個階段主要是開創風格，奠定雜誌的社會地位。在封面的處理上突出專題的字樣，配以人物素描，突出了知識份子刊物的風格。據說第一期就銷了三版（不過沒有說明每版的印數），